

凱末爾傳



當代名人傳記

葉楚傖
陳立夫
主編

顧森千
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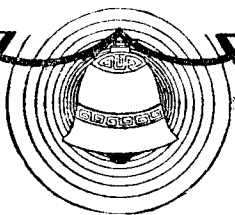
當代名人傳記

凱末爾傳

編譯 森千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凱末爾傳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著者	主編者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	吳秉常 南京河北路	顧森千 南京河北路	葉立楚 南京河北路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217)

序言

編譯此書既竣，少不得向讀者說幾句話。

自古道「亂世造英雄」，這句話在目前的世界上有着極顯著的證實。我們看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要是能屹立在這世界上的，總有一個大人物支撐着國家的全局命運。強國有強國的支持者，弱國有弱國的奮鬥者。德國的興登堡，英國的麥克唐納，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都是盛稱爲英雄的人物，就是已經亡了國的印度，也有一個以不抵抗主義著稱的甘地。這些名字，是世界上最人誰都知道了的。

序

言

本書的主人翁凱末爾，也是其中的一個。

凱末爾是一個近代的怪傑。他盡畢生之力，把垂亡的土耳其隻手救將出來；以堅決的主張，把落後的土耳其拉到與列強並行的軌道上，成為目今一大強國。他的努力，不是可以佩服的嗎？然而我們應當不祇佩服而已，最好是能在景仰其偉大的風範以外，知道有所效法。自然，凱末爾的時代、國土、環境，卻和我們不同。他所應付於土耳其的一切主張、行動，也未必完全值得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注意、模倣。可是，依編者所感，卻覺得凱末爾其人，的確有幾點值得我們——尤其是青年們——效法的，那就是他的堅強的意志和努力的奮鬥。

看土耳其的歷史，當可知道在凱末爾的共和國沒創造成功以前，是如何地亂、弱、危險。而凱末爾以一己之力，號召無數羣衆，撐起革命的大旗來，內革舊政，外抗強敵，終於使土耳其堂堂地站在世界上，這當中，凱末爾有其值

得令人效法的無限力量在。

使大家知道凱末爾個人的事，而有所效法，是編本書意義之一。另外，則想從凱末爾的國家的由弱而強這點上，使大家能有一個回顧一下自己的國家的機會，看看我們的中華民國是怎麼一個樣子。

在十九世紀，世界上盛稱爲「病夫」的，有二個國家，一個是遠東的我們中國，一個便是凱末爾改造了的近東的土耳其。那時，我們中國和土耳其是完全相像的，同樣的弱，同樣的被列強吞噬，遙遙相對。內部是政治的腐敗，民氣的消沉；外面是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一切主權的喪失；而虎視眈眈的強鄰又時時動戈進犯……這些情形，和我們中國完全一樣。然而，土耳其有了凱末爾起來，有了凱末爾的國民黨起來，終於漸漸把一切壞現象打破，使土耳其堂堂地站立起來了。

然而我們中國怎樣呢？

事實是：近東的「病夫」已經凱末爾的醫治而重復了健康，而遠東的「病夫」卻仍舊沒有脫掉沉痾。

一個病夫是向健康的路上走，一個病夫卻依舊沉淪在黑暗裏。我們讀了凱末爾的一切事蹟，實不能不充分地返躬自問一下。

本書之編譯，大部分是根據日本澤田謙所著的世界十傑傳。原書共有十章，凱末爾是其中之一。澤田謙是日本目前頗有地位之傳記作家，著作甚多。但因爲他是日本人，所以對於世界的人物，也以日本人眼光來觀察和論斷的，故原書中不無有不合於中國讀者閱讀之處，而又因爲他是取的小說體材，過重趣味，略於事故，故編者又另從其他書籍刊物中搜集了許多材料滲入，整個的編了一下。這樣，一方面固可不失掉澤田謙原作的風致，一方面總算比較詳細了一點，俾讀者於此當能更完整地了解凱末爾。

目次

第一章 少年時代	一
----------	---

稅務吏的兒子——從回教學校到陸軍學校——組織「自由協會」

第二章 少年土耳其黨	一五
------------	----

昏庸的「哈密二世」——少年土耳其黨向軍隊活動——母親的鼓勵——安佛爾執政

第三章 戰鬪和屈辱	二七
-----------	----

意土戰爭——巴爾幹戰爭——世界大戰——熱情的意見書——赴德

第四章 時勢造英雄	四三
-----------	----

土國政府因大戰失敗城下訂盟——凱末爾被嫉忌而放逐——到小亞細亞去

第五章 國民黨的崛起和國民公約 三

糾集同志——訓練軍隊——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國民公約之提出

第六章 大戰希臘軍 六

凱末爾被選爲新土耳其共和國的首——希臘軍的進攻和擊退

第七章 土耳其共和國完成 七

君士坦丁堡土舊政府消滅——洛桑和約的大成功——遷都安哥拉——當選爲大總統

第八章 凱末爾的興廢改革 九

廢止回教教主——頒布土耳其新憲法——改革社會習俗——解放婦女——創新文字

第九章 凱末爾的建設 一二

創建新都市——教育——司法——農工商業——其他建設

第十章 彈鋼琴的摩登紳士 二九

勇猛果敢和多情善感——接近民衆——「我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稅務吏的兒子——從同教學校到陸軍學校——組織「自由協會」

莫司搭法·凱末爾(Ghazi Mustapha Kemal Pasha)是土耳其的英雄，土耳其的救世主：把土耳其從危亡之中救將出來的好漢。

他是真正的革命成功者之一。他始終在轟轟烈烈的環境中跳躍着。他的經歷始終是努力和實踐。他所經過的那些事情，寫將出來，是一副炫麗的萬花鏡。

但是，在英雄崇拜熱的人們說來，自然是以爲英雄造時勢。其實是不然的，應該反過來說：時勢造英雄。無論世間一切事物，都以物質爲條件，其成功或失敗，都須視客觀環境而定。所以，凱末爾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但也不能抹殺了當時土耳其的客觀環境，而一味說述他個人本身的力量。

因此，在開始說他的少年時代時，也必須先把土耳其的瀕於危亡的國勢簡略的說一番。

按「土耳其」的中國譯音，即由「突厥」字音轉變而來，讀英文 Turk 和 Turkey 二字最為明白。照我們中國歷史的計載，突厥民族導源頗早，在秦漢時代爲丁零，爲月氏，爲烏孫，在南朝時代爲高車，爲鐵勒。

土耳其原是一種游牧民族，屬黃色人種的北方系，去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其先世居於阿爾太山 (Altai Mountains) 一帶，就是中國古時所稱的「北狄」。到我國隋唐的時候，又稱爲「突厥」，很有聲勢。後來分爲兩部，便分散勢力，衰落下去了。到我國宋朝末年（約當十三世紀初），蒙古族勃興起來，首領成吉思汗以其稀世的武功東征西伐，土耳其族也就遭了殃，被其殄滅不少。到十三世紀中葉，僅餘的便只得由中亞細亞西遷，止於小亞細亞，由會長

鄂斯曼 (Othman) 建起國基來，以回教爲國教。這樣，就又漸漸興盛了起來。在不斷的奮鬥經營之下，人口也漸漸繁密起來了，領土也由西亞而擴展到東歐了。後來，更推翻了有千年歷史的東羅馬帝國，建立起一個回教大帝國來，聲勢非常煊赫；再後連非洲也有了它的領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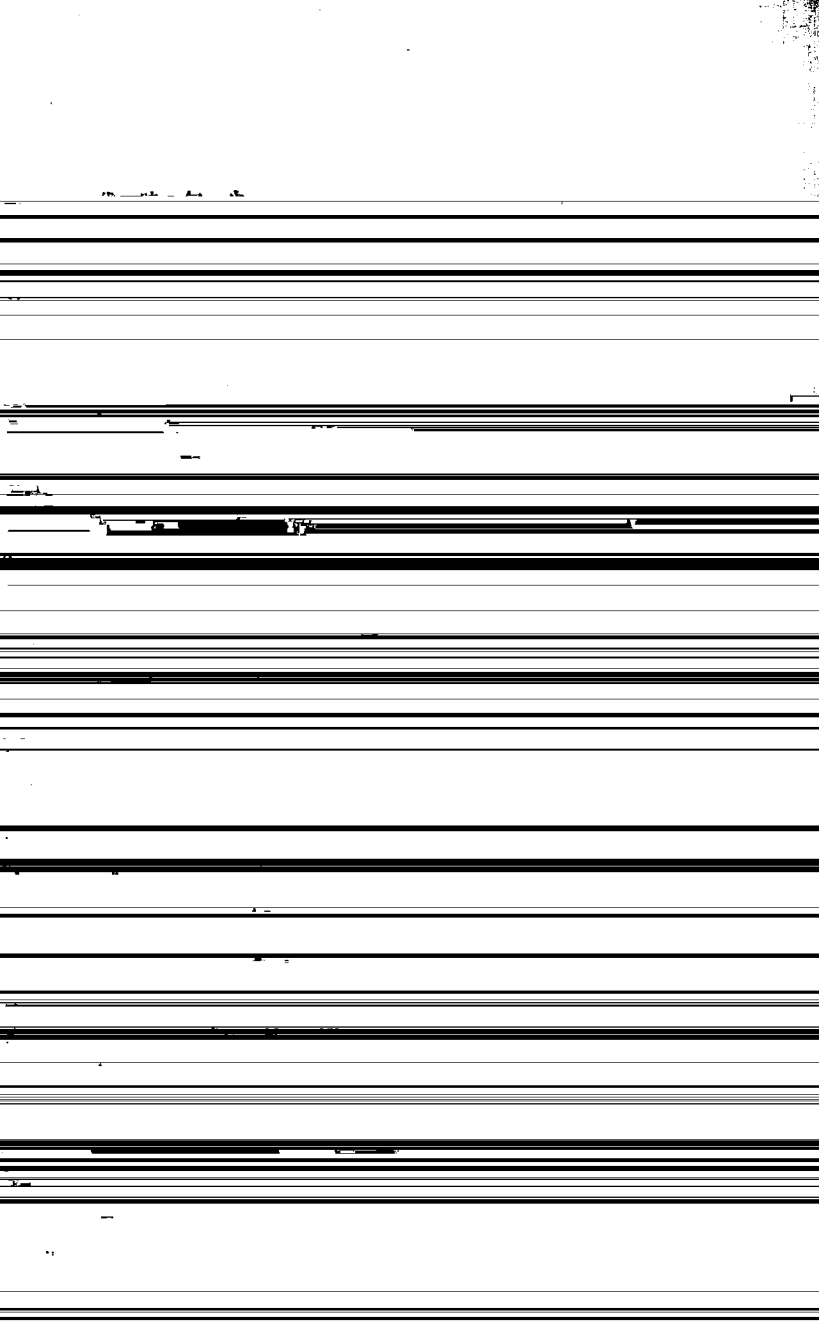
這樣興盛了好許多年代，到十七世紀，就衰落下來了。前此三百年，因爲歷代的皇帝都是精明強悍之主，所以威勢日漸隆重，不可一世。但到第十世的蘇力曼 (Solyman) 死去，就結束了它的盛況，漸向衰落的途上走去。

蘇力曼 大帝死後，國力漸漸凋疲，不唯沒有了進取擴張的力量，反而連防守都不成，往往損兵折將，喪權失地起來。一六八三年維也納之失，一六九九年匈牙利之敗，尤爲顯著的例子。但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到十八世紀以後，就更一發而不可收拾：內則后宦亂政，軍閥跋扈，君王腐化；外則門戶已經大開，受列強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侵略，因而締結起不平等條約

來，喪失了許多的土地和權利。

到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是特別發達了起來，於是侵略的力量也格外無盡地伸展。一切弱小民族所受的壓迫，便更重了。土耳其當然是一塊肥肉，人人要想染指，這樣便被許多野心的帝國主義認為是「近東問題」，應待解決。這正如我們中國之被目為「遠東問題」者相同，而國政的腐敗，衰弱，兩國也實在沒有什麼兩樣。

通過了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葉，土耳其便更衰疲下去了，危亡之兆，實已迫在眉睫；而恰巧又爆發了歐洲大戰，土耳其那時親善了德意志，加入同盟，而結果卻是同盟國大敗，土耳其也歸入戰敗國隊裏，被勝利的協約國強迫締結了摩德洛司休戰條約，海軍交出，陸軍繳械，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各要塞，及各交通地點，都被協約國管理，使用，派兵直入。大勢已去，危亡便臨頭了。



凱末爾誕生之前，土耳其一般青年正作了一度革新運動，擁阿勃特爾·哈密二世爲王，頒佈了一八七六年憲法。其後憲法雖仍視爲廢紙，而哈密二世也依舊專制，但那運動卻替土耳其青年打開了一條新的大道，有許多青年開始都向西歐去求學，接受新的西歐思想去了。凱末爾的父親是頗有見解的，所以當凱末爾生下來後，便打算不放凱末爾再去進宗教的學校，而希望他受一點現代的教育。但凱末爾的母親卻是一味傾信宗教，不贊成父親的主張。因此，七歲的凱末爾，終於受了宗教的洗禮。

那一次洗禮，給與凱末爾的影象極深，使他至今也還記得那時的情況。他說：

『在我入學的那天早上，母親給我穿一身雪白的衣裳，披一塊麻布的肩巾，頭上纏了頭巾，手拿金色的木架。Hodja（回教教師）帶了學生到我們那塗着綠油的家門前。禱告後，我向我父母和先生行禮，舉起我的指尖到胸前和

額前，並在他們手上一一接吻，然後同我許多新朋友在歡呼聲中穿過街道到那寺院旁的學校裏去。到了那裏又做了一番祈禱，先生纔攙我進破舊的小屋，在那裏我開始讀嚴肅的可蘭經（Koran）。』

但在那裏讀了六個月後，他的父親終於又把他引到另外一個學校裏去，那學校是教授新的學科的。父親極希望他的兒子能得到新的知識。一面，他辭去了稅關上那個空而無實的職務，去做了木材生意，刻苦經營地設法增加他的收入。他用盡方法和人家競爭，使自己的貨品暢銷出去。

但不久，終因積勞成疾，死去了。他竟不及目睹兒子的成功。

凱末爾還只七歲，便見背了父親。因為父親沒遺下什麼財產，做母親的就困苦了，只得離開薩羅尼加城，帶了他和他的一個弱妹，到鄉下去倚靠一家親戚。親戚是農人，凱末爾稍大了點，就替親戚當了牧童。對於這職務，凱末爾是高興的，因為藉此他可以儘量欣賞鄉村的風景，而也藉此逐漸鍛鍊成強健的

體魄。

這樣的田野生活，大約過了兩年，凱末爾便又因另外一個親戚的幫助，仍舊回到薩羅尼加去進學校了。

這個學校，是回教的學校。凱末爾進去之後，雖然天資很聰穎，但因個性剛愎，意志堅強，常被教師所厭恨，不時的責打他。而凱末爾是過慣自由的生長的，在那宗教氣極重的拘束的學校裏，本已滿不稱心。因此，到第一學期完畢，回到鄉下去時，便對母親說道：

『媽喲！我爲什麼要進那和尚的學校呢？』

不肯去了。同時他又看見鄰家的孩子穿着一身軍裝，那是陸軍預備學校裏的制服，便非常羨慕地對母親說道：

『我要做個陸軍的軍人呵！』

但他的母親卻不贊成兒子走向上戰場的路。凱末爾無法，只得去向一個父